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近溪先生一貫編序

一貫者孔曾授受之微言也是卽所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也又卽所謂良知良能而達之天下者也是故惟顏請　目唯之而孟

私淑之其頴悟如子貢且不
得而聞焉後世儒者或獨契
於絶學之後或推明於繼續
之餘綜之莫有如我
高皇帝揭六諭以作君師而吾
師羅子憲章之直指孝弟慈

爲生民命脈者也吾師羅子之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者爲天命顯其皮膚天命

生生不已者爲孝弟慈通其
骨髓直而竪之便成上下古
今横而亘之便作家國天下

又曰

高皇帝六諭天人精髓盡數捧
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

掌上故愚嘗爲之說曰
高皇帝其大智也與中庸之道
行矣吾師其仁者與中庸之
道明矣道固若是愚不得而
掩也是故吾師之學易而知
險簡而知阻約而微而彰

罕譬而喻其言也樸而有章淡而不厭絜靜精微而疏通知遠溫柔敦厚而廣博易良恭儉莊敬而畏命執法兼六經之致焉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哉南康熊子儐少奉父兄

之命遊吾師之門吾師旣歿而熊子之學始有得也喟然嘆曰吾師以孝弟慈盡人物之性其卽孔子一貫之旨乎性一而已一何在一之於孝弟慈也儒先皆謂一不可說

以予觀之安在其不可說也孔子引其端而吾師竟其說矣後聖復起不易吾師之言矣於是以四書五經爲綱以羅子會語爲目類輯成書命之曰一貫編又曰吾師會語

不獨貫天下之道而孔子隨義立名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紀者亦於是乎貫之又曰儹不自量力欲使四方學者皆得見吾師之全書而後已是編也儹節衣食以充梓費

雖貧不悔能于青袍而徒步其言訥訥不出口探其中浩乎淵乎未可以耳目聞見窮也其尚絅之心歟于愧不若以著文也雖然于亦有所不得已也是爲序

萬曆戊戌季春既望日嶺南楊

起元拜書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序

或問償曰子編子羅子語言以一貫名編何也曰天地爲物不二萬物一體夫道一而已矣此個大道原來無名無象造化顯靈生我伏羲畫此

一畫名象始立帝堯悟來此
個一畫圓則爲○直則爲丨
○丨相貫命而日中舜禹加
以惟一湯尹有之一德幸周
命維新誕生文王周公純一
不已彖曰乾元繼日思兼象

以乾乾父子商訂作部易辭

及天縱夫子好信古道五十

學易三絶韋編夢親文周始

知天命遂倡言曰大哉乾元

乾道變化同歸殊途一致百

慮當時在門諸徒惟顏子可

以當此及來問仁告之以復中行獨復獨則一矣惜乎拳拳一善未見其止子貢諸人且然且非故囲之死也曰天喪予又幸斯文未喪晩得曾子年方弱冠心志弘毅呼曰

吾道一以貫之曾卽曰唯忠恕而已與夫子忠恕違道不遠之語毫無差異又得乃孫子思早聞祖父心之精神謂聖之訓又領會子之教述來名書而日中庸解日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君子愼獨等語則一貫之旨譜爲家學矣又幸孟子去孔子未遠受業子思之門人力量剛大英氣命世將曾子守約體段極意透悟姑舍諸賢推開百

聖揀出孔子而願學焉曰我善養浩然之氣塞於天地之間盡心知性夭壽不二此一貫之旨大發明而無遺也厥後人執其見家立其言非無超達儒先專志聖道然於一

貫未透汝我爭駁遂致冥蝕
二千餘年恭惟
聖祖龍興大明建號尊信孔子
無如我
朝盱江篤生
先師羅子十五志學好古敏

求廢忘寢食竭盡心思登第之後猶拜師弟子授以易傳讀書從姑山房數十餘年始透一貫之旨大意曰一者一乎其貫者也貫者貫乎其一者也非一無以爲貫非貫無

以見一一而貫無不貫矣貫
而一無不一矣設爲氷水之
喻借爲鑛金之譬尸尸聲聲
可憐孔孟呼醒世人仁者人
也形色天性易簡得天下之
理知能要大人之極只因透

此一體貫天貫地貫人貫物貫古貫今毫髪不間須臾不離故富貴而藐權勢貧賤而甘蔬水夷狄而感泣葬嗟死生而從容寢簀逢人好問好察樂與善誘無非一以貫之

也其視言微者曰仁而不貫
人言顯者曰形色而不貫天
性言高者易簡妙於造化而
不貫愚蠢言卑者知能良於
孩提而不貫聖神愈寂愈動
愈執愈錯不大相徑庭也哉

儐嘗謂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明明一貫之註若曰外邊顯的裏邊的仁裏邊藏的外邊的用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闔一闢謂之變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

神無精無粗無體無用以一
而神一以貫之也故先正謂
易有太極易作一讀厥旨深
哉僖辛卯冬刻孝經傳義乙
未之秋八月朔禮拜
天地神祇復謂

先師祠請教諸友收集全書
乃孫懷智等盡發師舊篋親
筆償見居官清淡待人艱苦
遺訓子姓善言於殘篇片紙
之間令人泣下歸志寒志暑
繼日繼夜刪其重復揭其要

領編爲一貫壽之梨棗首以
易次以書詩禮樂春秋畧節
及四書總旨語孟學庸心性
上下等集終以别言其中次
第皆非潦率精義顯旨悟者
得之惟首以學易來歷見羅

予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終以
別言見羅子理窮性盡而命
至矣寧非一以貫之孔子之
後一人哉僭非過爲師譽敢
謂有知只見學有眞脉道貴
早聞議論橫生空負賢聖乞

後之君子動惻隱云

萬曆戊戌白鹿洞門人熊儐序

一貫編目録

心性上下

凡例

一是編羅子平日各會語及家藏僨皆搜載第有
親筆遺文散之四方同志不能遍收乞念先師
言言金玉付之僨再加心性中卷是祈

一是編起工萬曆乙未告成戊戌其次第有根源
其收集少遺佚

一易照卦繫編次兼以五經四書蓋五經四書皆
易也末以邵子天根月窟附之　羅子嘗曰這

詩邵老微言克復要旨也悟者得之

一書詩禮春秋附見易爲五經之原各與易通

一四書總首以知止知天末以知止知天見乾知太始以大終也章次皆仍孔孟要緊工夫幸究心焉

一學庸雖歸各本而中各各相通

一心性上下俱有深旨中隨事隨人皆心性吐露善學者體之

一是編乃萬古斯文所係直接孔子之傳同志者

幸小心焉

一是編內有重意不復刪出見言相通總爲一
貫

一是編乃入孝出弟之書非徇名也若曰徇名作
易者知盜自有天鑒在

一儹從
羅子於豫章胡鳳坡祠中乃因崇仁熊繼阜氏二
三日午聽其言觀其動容貌有無言不說無行
不與之意

一是編名一貫乃爲人全書自
天子以至庶人皆用的

凡例尾

一貫說

羅子曰孔子曰仁者人也夫仁天地之生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無盡曰仁而人則天地之心也夫天地亦大矣然天地之大大於生而大德之生生於心生生之心心於人也故知人之所以為人則知人之所以為天知人之所以為天則知人之所以為大矣聖門之求仁也曰一以貫之一也者兼天地萬物而我其渾融合德者也貫也者通天地萬物而我其運化同流者也非一之為體焉則天地萬物斯殊

矣。奚自而貫之能也。非貫之爲用焉。則天地萬物斯間矣。奚自而一之能也。非生生之仁之爲心焉。則天地萬物之體之用斯窮矣。奚自而一之能貫。又奚自而貫之能一也。是聖門求仁之宗也。吾人宗聖人之仁以仁其身。而仁天下於萬世也。固所以貫而運化之。一而渾融之者也。然非作而致其情也。天地萬物也我也。莫非生也。莫非生則莫非仁也。夫知天地萬物之以生而仁乎我也。則我之生於其生。仁於其仁也。斯不容已矣。夫我生於其生。以生仁於其仁以仁

也既不容已矣。則生我之生以生天地萬物。仁我之仁以仁天地萬物也。又惡能以自已也哉。夫我能合天地萬物之生以為生。盡天地萬物之仁以為仁也。斯其生也不息。而其仁也無疆矣。夫不息而大生。乾之所以知大始而稱父也。無疆而廣生。坤之所以作成物而稱母也。

此繫羅子平時論一貫之旨根源於乾坤總之以仁孟子曰一者何也曰仁也償偈之編首見易學一貫之宗

孔子忠恕一貫語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宋慈谿楊子曰某自弱冠左右讀孔子一貫之語堯舜執中之誨嘗疑先聖啓告之未爲詳明及微覺後稍知前聖之言及此已詳矣復加則非矣

傳疑僨訪道蘇門遇長者云某於某處見曾子傳昔夫子與及門論忠恕曾子沉思夫子見曾子沉思即呼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曰唯及夫子出衆問何謂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即適所論忠恕而已矣此說源委更顯明

僨是編乃先大夫祈素心理學嘉靖壬戌會羅子

於金臺歸謂同志曰羅子之學隨接孔子命傎師之未獲後羅子遊黄龍岩白鹿洞命傎追之未獲幸萬曆乙酉得拜羅子於豫章日夜探悟少得其槩盖信先大夫可謂知言故編一貫編以告同志

一貫說尾

近溪羅先生像贊



長松館藏板

學本羲皇　何思何慮
老安少懷　入孝出弟
肫肫其仁　德配天地
孔孟之後　斯文在是

羅近溪先生履歷畧

先生諱汝芳字惟德號近溪南城泗石溪人也生甚頴異太夫人授孝經論語十五出從張洵水先生有聖賢之志二十二入郡學至豫章拜顏山農先生悟仁體二十九應鄉薦明年中會試大會靈濟宮聞前峯公病不　廷對歸養讀書從姑山房仍拜原受業弟子胡宗正先生學易卽悟格物之說三十七以太夫人命北上至維揚會同志不果集友於從姑數年三十九撫臺夏夢山具路費促之

廷對承內閣徐存齋又定會於靈濟宮六月授太湖令多善政取主刑部事四十七審宣同獄出沈青霞諸冤過魯問道泰山丈人學益進遂歸省四十九出守寧國教以六諭遠邇向風會前峯公變士民追送從姑山房五十二聞山農先生以剛直取罪礬田求救五十六居甯太夫人喪畢遍訪同志五十八嘗道引哀　詔起補東昌治比寧國尤著未幾遷滇憲副脩廢舉墜服莽人轉大叅致政論學六十五入廣訪同志七十問心武夷先生門

人集會語乙酉大會江省七十三遊白下門人集

會續録七十四九月二日終正寢先期中秋晚李

同野坐德水館見大星隕泣曰羅子終矣

行畧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儒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易經

或問易乃千聖宗旨夫子屢屢言之若於乾坤神理人物性情古今編謨一一脗合果何從悟入羅子曰某原日亦未便曉得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柰

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又病得無奈却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爲工夫每有窒礙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爲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弟妹亦互相愛恃眞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自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爲緊要不想後來諸家之書做得着累喫苦又在[illegible][illegible]

逢着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然悟得只此
就是做好人的路徑奈何不把當數却去東奔西
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來細讀
眞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工夫又看大
學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
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
學得沒奈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
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
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

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橫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又貫串不來、時又天幸楚中一友胡宗正先生來從某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舉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其復以師事之閉戶三月亦幾亡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源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會歸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孝弟以之而學學

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間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博覽於子史諸家便着精神於論語孟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個章句我已久曉了何待今日贅貟贅耶噫五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是人之所同受用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之所共飡也至若謂悟于聖宗旨與否則非

某之所敢知也已

子羅子曰易者聖聖傳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兩間徹乎萬世夫孰非一氣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列是天地人之所以爲命而流行不息者也兩間之塞萬世之徹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乾實統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地人之所以爲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於兩間萬世也

化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之大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超乎兩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乎萬古之先浩浩其天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專其統文王彖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惟以乾知太始而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爲心者也夫始曰太始是至虛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徹天徹地貫古貫今要皆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也夫惟其顯發也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惟其明通也而心之

外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以自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天地之心之見也非復亦奚能以自知也耶蓋純坤之初動微陽是正乾之太始而天地之眞心也亦太始之知而天心之神發也惟聖人迎其機而默識之是能以虛靈之獨覺妙契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而命天命也生化無方而性天性也終焉神明不測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矣

問自强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羅子

曰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知何曰未有乾乾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歇手乎曰何待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察脉不精藥更作疚恐庸醫不

免殺人也曰吾聞此言亦甚恐恐願施一方相救何如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聖賢起死囬生却是千聖秘方微言久絕也蓋予之心中原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予纔說發狠去覺照發狠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纔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行是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若汝用不去便須囬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任你

蠻做也耶然此樂趣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人也今當為細說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爾夫聖學肇自虞廷其初便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萬善中涵泯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自孩提以至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耶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

處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曰今承指示亦頗明白但欲承當又覺甚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心惟微矣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辨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真師友方纔有真口訣真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路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却是住得安樂也此後固說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說

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矣今也信得只要得得處眞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

問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不知乾乾二字與性性亦有分别否羅子曰乾乾性性此語泛看亦似相同但古之聖賢立言制字必是各有着落即如古人云乾坤二卦本是陰陽作易者不曰陰陽而曰乾坤葢指其性情而言之也以此觀之則先儒謂性性爲能存神明白就其體段凝定處說至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明白就其工夫奮發處說但乾乾

雖說工夫而不知順性之體則把捉操持或化助長之病性性雖說體段而不知法乾之用則散漫精神又至勿忘之失若善理會性命而能使骨肉俱爲渾化則其體用亦自相停妥矣

問羣龍無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覩也羅子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棄羣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蓋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必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羨之忘實難。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問乃見天則與發而皆中節。羅子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天則也。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苟毫髮踰節。即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

擬議所可矯強也耶即使思慮而出之矯強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爲形質雖有天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人生而靜後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爲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爲人久爲欲引則人不能不化而

得物甚而爲欲所迷且蔽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爲鬼魅妖孽矣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豈徒失天之則亦且拂人之性豈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此處又何可着力也耶今日果欲天則本然一一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此即後天而奉天時順而循之而非勉强之能與卒而應之而非意見之能及善學者於此處識得難以用功決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

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乍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有感而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何等快活、柰何後因耳目口體之欲、隨年而長、隨地而增、一段性情、初焉偏向自私、已與父母兄弟相違、及少及壯、則天翻地覆、不近人情者十人而九矣、今日既頼師友喚醒、不肯甘心為物類妖孽、又不肯作人中禽獸、便當尋繹我初起做孩子時、已曾有一個至靜的天體、又已曾發露出許多愛親敬長、饑食渴

飲停當至妙的天則豈如今年長便都失去而不可復見也耶要之物感有時而息則天體隨時而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即當下反求若人言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便生哀怒明明白白停停當當原不求毫髮分釐也既是天體依舊還在却須即時發一個大大的志願如何志願要大叅天的體段原無一物不容原無一息不貫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心如要萬物皆爲吾體萬年皆爲吾脉則須將前時許多俗情世

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徇物肆情一付家備污濁雜擾會轉移窒塞此心之虛靈洞達的東西痛恨疾仇惟恐其去之不速而央之不爭焉然後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既與天地爲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稚到此境界却是廓然太公却是寂然不動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得不物來順

應也耶如此喜怒哀樂以應天下國家又安得不位天地不育萬物而成聖神功化也耶故細細反觀今日不患天則之不中惟患天心之不復不患天心之不復惟患所見之不真其見既真則本來赤子之心完養卽是大人之聖人至大聖便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矣許大受用原是生下帶來至寳又豈肯甘心於耳目口體之欲致墮落禽獸妖孽之歸其猛省勇往固有挽之而不容自已者矣

問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羅子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踰體之一言葢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爲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耳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體仁是渾然同體與兼愛何別羅子曰體之一言

最可玩味夫體卽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藏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愛豈無差等也哉

羅子曰易之乾二惟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卽此便是眞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爲存主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

羅子曰易言脩辭立誠是學者工夫第一

羅子曰天地惟有是德則日月自明四時自序鬼神

自行大人亦惟是德能合則其明自生其序自順而其行自無不吉誠神之幾忽通乎微渺化育之盛頃塞乎寰穹心精但自有以入無無神氣即從無而出有矣此無他其聯諸根脉者渾而融故形諸象數者迅而妙也但今日訓釋合字輙云聖人之德盛大與天地一樣把一個聖人來比對一個天地豈不是兩個說是兩個豈不是開說也哉聖人於此處須知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及萬民萬物萬事萬行都總生化於一個德中生天地鬼神即

是生我的生他。生民物事爲。亦卽是生他的生我。故他是如此而生。我亦如此而生。我是如此而化。他亦是如此而化。盡日盡夜。亘古亘今。其用克然徧滿。而了無縫罅之缺略。其理確乎眞的。而絕無毫髮之增損。但吾學者、往往心粗而不克入細。氣浮而難於就裏。卽其無爲而無所不爲也。但難謂其無。卽其無不在而實無在也。又難謂其有。疑情滿腹、眩惑盈前、豈惟於大人之所以合德者、二之而不是、抑且於天地之所以爲德者、漠然而不求、

何不反而思之大道生乎天地天地生乎民物民物是其生化之末猶且身心靈妙莫可窮詰天地乃其生化之原則所為凝結稀奇又不可類推而知也耶故知人物之身心既靈則天地之凝成者自當益極其靈民物之世界且妙則天地之凝成者自當益極其妙人能於是而昭然生此信心則由信而生畏由畏而生敬戒謹恐懼於視聽言動之間謙卑慈惠於接物待人之際善則恒順天明而克拓不善則恒嚴天鑒而消沮我惟天以作依

呃。天惟我而加呵護。內之敬信愈深。則外之操持益力。我之脩為愈切。則天之注照益親。我既心。天之心。而神靈漸次洞徹、天將身。吾之。身而變化倏忽。融。通。堅如金石。精誠可貫。微若塵沙。踪跡能潛。所。謂飛。躍由。心。而。形。神。俱。妙。固非法術之可私而亦非思慮之能測矣。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似全無工夫。今說者以前為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是否。

羅子曰易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强晦之今觀直方大爲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旣熟之後說耶大抵學者說經不免心粗氣浮故每在言句執着而未向根源理會故其見弗徹而其旨弗融也其竊謂易有乾坤而乾則又統乎坤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五中位正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鐵硝之爆銃潜通迅速大有甚焉此今諸君要識直方而大之意

只把葭灰候氣來看其時至灰飛便是乾出乎坤所謂生而直也即此微竅而約同率土更無分寸不生亦無纖毫不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速不行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耶此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樣是雖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即此而在夫子恐人未悟故舉爻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曰敬非他也即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無邪者也亦即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也義非他也即坤之方也

生生直遂。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即所謂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宜並看。而總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爻詞。其意又多在不習無不利。止是贊嘆。而非日敬義至此始純熟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日是爲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候。不即承當指之日是爲習熟自然。却不知自然之妙。豈是習熟之所能到。而工夫不

識性體性體若昧自然總是無頭學問細細推來則自然却是工夫之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以後處次第既已顛倒道蘊何能完全故某嘗云為學必須通易通易必在乾坤若乾坤不知合一而能學問有成者萬萬無是理矣

羅子曰嗣乾坤而卦者曰屯易曰屯也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屯之文曰利見侯我求童蒙也故君子以經綸又曰童蒙求我利居貞也亦曰包蒙吉于是貴下賤則得民于是受以需則光亨世之大

不幸在無學。上下瞶瞶。爲屯爲否。君子者以躬參贊。以極昌耀。頓否亨屯之責寄焉。故曰物不可以終否。受之以同人。

問六十四彖未嘗言心。惟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何如。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爲心也只。一個心。而其爲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地之心。則此個心卽天心也。此心認得零碎。故言復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

物爲心。今若獨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

有心而物亦有心。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

把個生字來替了。他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

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爲

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爲復。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

與復。卽時混合。而天與地我與物亦卽時貫通聯

屬。而更不容二也已。或曰如先生言復亦甚簡易

如何本文却又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

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反費許多言說耶。羅子

曰子徒知聖人之復費許多言說而忘自己此時
費費許多言說亦是復之所爲蓋復生道也復則
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於時爲春夏秋冬於物
爲生長收藏其始也有所自來其終也有所必至
即子聞吾言躍然以喜喜意一生則許多言說自
生生莫遏子雖欲已其能以自已耶曰某前在此
論學先生教以通易某自是將此書詳味至今身
心似覺日昧他說復亨我却不曉得亨他說七日
來復我却不見復他說休復頻復我却不知是休

是頻他說敦復迷復我却不知是敦是迷曰子亦是復但顏氏則不遠而子獨稍遠爾蓋此之不遠卽遠道不遠之遠非是差失不久而遂反正也蓋天地之氣原只陽剛健運健運則須周迴周迴則成往返止緣他健甚故往則舒張溥博化凝坤厚然反則輕清快便自是陽明故卦辭贊復以亨者因前則往而不利而此則出入無疾也出入無疾者以來爻皆反復陽道陽道旣反來於七日則其往焉有不利也哉其象之以剛反剛長順行總是

其行以乾天剛健生生不息之心於此畢露而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中有善治易者曰甚哉先生之深於言易也但不止卦辭爲然即爻之爲爻其辭亦無不本於卦象而發揮之也羅子曰果然然易之一字原止乾陽變化而成六十四也今觀剝復相連復之下爻即剝之上爻引而伸之而不俟他取故其復爲不遠而爻辭謂以脩身者即所謂反求諸身把柄在手而樂莫大焉者也二爻之休吉者亦言陽行之生長順通二雖陰爻敢爲泥[illegible]

能下就于初之仁也。三則進而又進。義氣奮厲。是謂復之頻而無咎也。至於上卦之四。則正應下卦之初而且居乎四陰之中。故中行獨復。而惟陽道之從矣。至五爻之敦。則即二之休而安且成焉。以自考之得乎順且中也。夫復至於敦。雖言乎人之善承乎天。而實言乎天之善體乎人也。如是則宜物物之皆春。而人人之皆聖矣。然物可以皆春而人則難以皆聖。何則。天之體物無不周。而人之奉天多不悟。善哉孟夫子之言曰。行之而不著。習矣

而不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夫日終身由之則陽明之復何嘗頃刻離人然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人在復中又何嘗頃刻而不自迷也耶故其詞以國譬心而言天君之失職以師譬學而言十年之不克征要之其凶且災者非謂其終迷而不復乃是在復而自迷不然豈至終爻而尚有不復者哉或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羅子曰是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卽

陽復身內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志識泯情志識泯則人靜天完而復將漸純矣予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然若謂有象可覩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傍午也復何自而能休且敦耶曰據先生所言似謂吾身本自有復但某嘗反觀胸中固有烱烱之時乃不久而昏惰固有循循之時乃不久而躁妄豈真陽既復之後更如是其不一耶曰君子

之學。原自有個頭腦。所謂頭腦者。即一省之有臺。而君家合宅之有主人也。將帥登壇。然後卒伍自肅。家翁正位。然後婢僕自馴。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之自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人勝。眞以妄奪。子試反而思之。豈嘗有胸中炯照。能終日而不忘耶。事爲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即能終日夜則必睡着矣。曰。果是夜間魂夢紛擾。不能禁。當尚望指教。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的

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前所言的胸次之烱烱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爲主人自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時此友尚未釋然羅子再叩曰子今於復更覺何如曰某在此坐飲食只是惶恐無地羅子曰子今惶恐甚的曰自古賢聖如何便皆能復我輩如何便不能復今須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者而惶恐乃釋也羅子曰子今此意又是遠以求復而非反

身近取矣譬則一株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愈遠根本則愈探而愈近子謂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年乃能去得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難也若能反身密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恐何自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爲復耶又豈非復自吾身而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中巳力莫之能與而巳見莫之能窺也耶子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放下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烱然之功亦將無用[illegible]

是后不省方而內者不出矣物欲無擾意見不萌予身不渾是個復而予復不渾是個身也耶

或又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何如羅子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輕易而說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虞廷所謂道心惟微矣乎葢心不微則不得謂之道而幾不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曰潔淨精微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欲有所得者也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

得此心渾然是一太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徹表徹裏亦無一毫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內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純粹以精其功自然潔淨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也已

羅子曰易謂兌說爲朋友講習夫朋友以人合之倫也而講習且云至樂若於父子兄弟復志同道合則胥壞之間何物可勝此耶

問易首乾坤而乾坤必先易簡羅子曰乾以易知坤

以簡能今謂易簡爲乾坤所先果是有見但細細看來學問固有先後而其中尤有根原論此二句則知能又有根原也蓋言易則必有難言簡則必有煩今世學者每耽靜趣而事爲多至脫畧未必非此誤之殊不思本經云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險阻則煩難未嘗可畧也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以天下則亦未嘗脫畧乎煩難也惟是知能則首尾俱皆徹透易而可該難簡而可該煩所謂一以貫之而爲聖學之全者也雖然此知

能二字本是易經精髓然晦昧不顯將千百年于兹矣古今惟是孔孟兩人默默打得個照面如曰不慮而知其知何等易也然赤子孩提孰知之哉天則知之爾不學而能其能何等簡也然赤子孩提孰能之哉天則能之爾想當初孟子只是從赤子孩提此處覷破便洪纖高下動植飛潛自一人以及萬人自一物以及萬物自一處以及萬方自一息以及萬載皆是一樣知能皆是一樣不慮不學豈不皆是一個造化知能之所神明而不測也

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今世學者於赤子之良知良能已久廢置不講於孟子性善一言則咸疑貳不信又安望其潛通默識而上達乎乾坤之知能也哉有志者盍圖之

問乾坤知能世人久不講求今欲講求敢請指示個入處羅子曰天之與人其體原是一個則所知所能其機亦原是一般今且於人的知能講得明白便造化知能不愁無入處也曰今世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不求知不求能哉羅子曰

予聞此語。嘗為捫心浩嘆。夫世之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得。少。見。所。知。少。見。所。能。哉。曰如此說來。豈是人有兩樣知能哉。曰。知能果有兩樣。曰。既有兩樣。請明白分別。曰。若粗淺分別。則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忘其大而却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今則又棄其久而却求其暫矣。曰。意想先生之所謂知。是良知。所謂能。是良能也。但良知良能。何以見其大且久之為至極耶。曰。自中國以及四夷。自朝市以及里巷。

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自晨興以至夕寢。自孩提直至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鋪徧在人間。洋溢充乎宇內。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爭柰他知則自然而知。不假些子思想。能則自然而能。不費些子學習。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究竟固云久大。當下却似枯冷。後世有志之士。捉摸這個不着。遂從新去學問以開明其心。而求個知。從新去效法以力作于已。而成個能。

其功夫比之不慮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比之不學之始亦更有許大執持遂的確信其爲入聖途徑以更相授受傳至於今敷陳訓詁蔓延解說豈比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肌誰能起孔聖於九原謂其四書五經之知能不是如今日之集說講套所云云也哉曰據先生所言今之爲學果是人自爲閗人自爲見其知能之纖細而不可語大果是着力則存不着力則失其知能之間斷而不足語久但不識到得純熟之時亦能成道入聖否曰世間

各色伎倆。熟極皆可語聖。況以道而爲學乎。孟子於此處極是判斷分明。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可見聖人萬千不同。天道則難得脗合。所以浩然一章。歷敘今古賢聖。而願學只孔子一人。至表揚孔子。則又只聖之時也一句。即中庸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以窺測底裏。即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又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之言行動作其時之足以世爲天下法則去處。已是人人所共見聞人人所共信順。而昭彰莫掩。若乃其時之所由

來究極中藏底裏如許之大如許之深竟不想去討求探索果是作何境界作何端倪能使造化常出此時以妙應無方能使聖人常率此時以泛應曲當所以世人認識知能止泥滯知能之跡而不求知能之蘊也此今欲得其蘊說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說他無能却活潑周旋纖微悉舉說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分曉而實冥昧說他有能却原非黽勉雖活潑而實渾淪似有而不容以有執似無而不至於無忘將謂幾屬於人而人力

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渺不可窮如此看來果是這個知能言思路絕而難輕以名狀也曰此在吾輩固是難言不識古先聖人實有諸已者其言之又當何如也曰聖人之論具在四書五經吾獨深喜周公之頌文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窮索以為知分別以為識皆吾人之作而致其聰明者也今日不識不知則森列目中者不一時而俱泯也耶帝固尊高難見則實日監在茲然皆吾人之忽而委諸茫蕩者也今日順帝之則則

知能之深遠者不隨處而畢露也耶夫塵念既息則神理自彰天德出寧則造作俱廢其機固每相乘除也況吾夫子自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孟子自言我善養氣至大至剛浩然塞乎天地之間此與周公之言文德者不先後而一揆也哉有志於聖神造化之蘊者其尚於是而竭才究心也已

羅子曰乾坤之爲德也渾涵於穹宇之外而綿密於纖悉之微至一以神其樞而萬有之咸備至[illegible]

寂其應而百慮之糾紛是以知至知終固知以該乎其能而庸言庸德實能以顯乎其知君子之所以進德者進乎此也所以居業者居乎此也所以終日自強而不息于誠者不息乎此也至是則乾乎乾而坤將自統坤且統矣而況於六十有奇之卦三百有奇之爻耶故善言法天者必曰純陽善言學聖者必曰通明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羅子曰乾坤之德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生天

生地。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爲。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卽。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之。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爲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明統乎姤。曰復以自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

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其意何如、羅子曰精氣爲物。便。指。此。身。、游魂爲變。便。指。此。心。、所謂形狀卽屬[illegible]

也。因魂能游。所以始可以來。終可以返。而有生去
死矣。然形有生死。而魂只去來。所以此個良知靈
明。可貫通晝夜。變易而無方。神妙而無體也。曰魂
之游既聞命矣、不知其游而去也果真有天宮地
府之說耶、曰四書五經其說具在、固不必遠求也、
論語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又
曰予小子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
不敢蔽又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
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則帝天后土敢謂冥無

耶。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又曰予仁若考能事鬼神。又曰乃命于帝庭
用能定爾子孫于地下。又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則魂之游於天宮地府之間。又敢謂其無耶。後世
只因認此良知面目不真。便謂形旣毁壞。靈亦消
滅。遂決言人死不復有知。將謂天地神祇。亦只此
理。而無復有所謂主宰於其間者。嗚呼。若如此言。
則今之祭天享地奉先祀神者。只叩拜一個空理。
雖人之賢者。誠敬亦無自生。至於愚者。則怠慢欺

侮肆然而無忌矣其關於世教人倫甚不小小故不敢不自昧詳說也知我罪我其共亮之曰細領所言果孔子於鬼神嘆其德盛體物不遺洋洋如在上如在左右矣何他日又曰敬鬼神而遠也曰夫子於鬼神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遠之理且洋洋在吾上在吾左右體物而不遺也又誰得而遠之竊意遠字不作去聲正是幽深玄遠如中庸引詩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云也如此則不惟巳之敬謹益至而語事之意亦恐無所施矣語意更

覺妄帖。

羅子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合體而成。其一則父母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一則宿世靈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爲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游魂之靈。依精氣而露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難見。而屬之於陰。交媾之時。一齊俱到。胎完十月。出生世間。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

和亦常開爽而同朝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及年以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如故而運用則專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稀滯泥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然也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流動而中適則接應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而可望以入聖殁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爲徒焉已矣若人以已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度而遲疑

曉了而虛泛。則理每從於見得。幾多涉于力爲。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没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與凡塵爲徒爲已矣。或曰如君之論是以身爲陽而在所先以心爲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此是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況可以先之乎曰予惡知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亦超萬物而爲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卽兩物也。精氣載心而爲身。是身也固有形也。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乎身之而

爲心。是心也亦身也。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同具

備焉者也。精氣之身。顯於晝之所爲。心知之身。形

於夜之所夢。然夢中之身。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陰。

故其氣弱。其象微。雖弱且微。而較之日中之擧止。

毫髮則無殊也。日中之身。即夢中之身。但以屬陽。

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擧止。毫

髮亦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

爲。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

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

彌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為聖不可知之神人矣。或者憬然悟曰。孔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夫子之存心養性以事天。是誠陰陽合德而神之乎其為心也哉。亦神之乎其為身也哉

羅子曰。易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下却繼之以神無方而易無體。蓋神易是心知微處。微則入裏而祈

次渾融。方體是心知顯處。顯則發外而益加昭著。顯微雖均屬心知。而為用則互相勝負。吾人日中不免應酬事物。事物則必有方體。方體是以顯而彰其微也。故心知在日中。人人有之。而人人亦習見之。所以自夜而通之日也。不難言矣。吾人夜間必須安舒意氣。意氣則神易。自然。自然是以微而含其顯也。故心知在夜間。雖人人亦皆有之。而人人却皆忘之。所以自日而通之夜也。實難言矣。今人亦自心麁而不細察。若細察。則夜間當更精妙。

亦更昭著也試看每夜更深則此心自然曉得去睡睡則自然曉得要安安則自然曉得要熟呼而問之則睡中意味或美或惡或長或短一一如燭照數計也其中更無一時不知知亦更無一時不顯至其變化而爲夢境禍福而示先知則靈妙較之日中又增萬倍而無算矣謂此非知之相通而何哉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見相似耶

虛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兩樣見原敵知不過後善學者須要不落見聞或又辨曰聖賢道統亦云見而知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地之心故道理須當活看豈可盡謂不落見聞羅子曰二子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盾爾蓋不落之云即所以為活而所云活看者亦即不落之別名也若理會得活則見亦是知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為相敵若不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即知亦未嘗不自病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

始相妨也耶或者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某謂聖人其初也要知識久則知識忘而不用也羅子曰此理也須活看所云不知識而順天則者非全不用知識正是不着人力而任天之便以知之識之云爾蓋心之應感若非知識則天則無從而顯且見也或者復曰天則之知不慮而知此只本體之知也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能以擴而克之耶羅子嘆曰世俗云驢頭不對馬嘴言物之各從其類也夫心體固須擴充但本體之知

原出不慮則攙兌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爲哉大學謂慮而后得而必先之曰安而后能慮意非靜定之慮而求夫體之得也其眞驢頭而對馬嘴也哉

或問百姓日用而不知羅子曰不著不察耳譬諸礦石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友曰某知之矣曰不知時是百姓能知時卽聖人矣羅子曰知後方可聖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

恍然有見然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比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收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睿者通微之理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氣象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光火色煅煉一團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工夫雖妙去聖則尤遠也會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何以於乾則多說知而坤則否耶羅子曰乾坤原是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終乎乾所以日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豈全無知識柰行不著習不察能勝而掩其知爾子曰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是以知勝而掩其能故乾坤

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淸妙。而聖神可幾。反是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學聖者。其尚愼所先哉。

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恐終分析不得、羅子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融具在、言且難以着句、况能指陳而分析之也耶、但其妙用。則每因人互異。故卽心而言。其初只是一樣。若卽人而論。則世固有知爲學。與不知爲學

之分人之爲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別不知爲學者姑置勿論矣即雖知爲學者而工夫草率則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輒於末流用之或當無事之時而著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袪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背馳即感應亦未能順妥也已惟夫明睿過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爲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潛而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縱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

如自在靜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人則終身滯泥於感應之偏。而至人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强執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事變不動。難說其終不能寂也。曰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强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乘者流。其坐入靜定。固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眞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愼歟。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何如。羅子曰易有太極是夫

子贊易之詞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即如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又是贊太極之詞亦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曰然易何以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此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蓋自伏羲文周三聖立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觀看便謂太虛中實實有個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個八卦分列其支離礩碎寧不重爲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是太極之所生化蓋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

也若人於此叅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爍爍也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天子則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巳

或曰天者羣物之祖其妙變化而行鬼神通人心而善應感亦無足爲異矣玆欲祈天永命不識亦有其要乎否羅子曰約哉問乎蓋天地之大德曰

是生之爲德也脉絡潛行樞機綰運上則達乎重霄下則通乎率土物無一處而不生生無一時而或息善學者於所遇也而能先開是見於所見也而能悉顯是機活潑滿前歡欣盈掬於已固欲其生然不惟於已已也而人亦欲其並生焉於人固欲其生然不惟於人已也而物亦欲其同生焉夫物無不生天之心也生無不遂天之道也吾心其心而道其道是能與天爲徒矣夫既與天爲徒則感應相捷影響而長生不爲我得耶所謂根苗花

實共貫同條有是眞種之撥斯有妙果之結也或曰天之與我三綱五常百行萬善而我之事天乃專在好生之一端何哉曰予獨不觀夫孝弟乎夫孝弟固綱常之最大者然子之事親弟之事長其無方之養先意之承非不悉且備也然均之乎欲延其生而壽之焉耳夫壽也者豈惟子日期諸其親弟日期諸其長即親長亦日所甚望於其子弟也已夫惟其情之同深故其念之獨至而所以爲孝且弟者必歸之矣豈獨孝弟爲然哉推而君道

而夫婦而朋友而萬民而庶物。固無一而不在好
生之中。亦無一而或出於存心之外。近而即之。若
云庸行之常。遠而通之。實稱太上之德。又要其極
而言之。則成乎變化之神。而妙乎情識之表。甘泉
之味。或湧見枯庭。雙鯉之躍。或日呈氷寒。萌竹筍
於寒冬。女天姬於凡世。彼愚夫愚婦。且誠感而神
應焉。而況於有道之士。至人之授受者乎。予固可
以直信而無疑。坦行而無泥也已。

羅子曰、孔子贊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却即說他自己你相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辦學問頭腦安得而不的確或曰道體本自充塞必如孔子言說方見其用昭著羅子曰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我聽子之言不止自欠眞切即孔子當日一段精神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人老實專至其心終日終夜只爲此一事也耶曰只爲何事曰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爲要通神明之德要類萬物之情即如神

農平生盡嘗百草聰叡將來展發策求出一叢
靈苗接續本身慧命一世凡胎而共躋壽域
永享天福也要之靈竹之料散在百草學問頭腦
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偏呈竟得之既能總
萬爲一復能一貫於萬豈但吾儕悠悠度日而漫
漫爲心也哉曰某聞歸言心下覺得明了曰明之
一言更是難說蓋有意見曉了以爲明者亦有心
神孚契而爲明者若果神相孚契則言入汝心即
同金投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頓融雖千片百星項

長松館藏板

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奕。也。若炭火與金塊尚相抵牾。則其照耀雖明。而其光精則猶未徹也。汝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爲吾有也耶。

問先生復如何見示。羅子曰。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觀天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做觀耶。曰既說着觀。便即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說。曰如何若是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日。今遇提撕。便自覺是仰觀也已。曰吾子此語。於聖訓全

順妥也葢他文句原說仰觀天文據次初說都在目中是精光之照察廣處次說觀即覩了是心日之感應神處次又說得我師提撕而然是人已之相通無間然縂處其發揮底蘊總是觀日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葢由平時習氣已熟開口多作渾話卻不知聖賢精神不離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厘不至差爽應響如空谷洪纖互共低昂問天便答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念點水滴凍而言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強不息只在忠信

以進德脩詞立誠以居業二句然則學者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復何以自知哉羅子曰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而知之者矣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而雖愚必明者也曰孔子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大學者也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物有本末於本末而先後之是所以格乎

物者也曰格物物之本末何以遂能獨復而自淵邃
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
家必先脩身是天下本在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
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求之極其敏焉則此身
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必有倏焉以自動奮然
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而莫
知誰之所爲者是則神明之自來天機之自應若
銃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然雷震乎乾坤矣至此
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氣欻忽而

慭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物欲之私寧不猶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大學一書是孔子平生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病人飲藥巳獲奇效卻抄方徧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萬衆也後世切不可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另作一般理會久有個獨復自知之時方信予言爲不謬也巳

羅子曰六十四卦統總三百八十四爻其爻皆是虛位故謂之曰六虛惟大明之終而始也斯六位時成矣明謂之知大明之所始謂之復以自知也復

之一爻。次第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卦氣周。即冬至一日。次第成三百六十日而歲功成。所以夫子許顏氏庶幾于復者。以其知一日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仁也。天下歸仁。即卦氣周而歲功成矣。

或曰。何卦氣歲功之數不同。豈歲功之外又有卦氣耶。羅子曰。乾坤主體。坎離主用。然統總只顯出一箇陽之純處知之明處。則前四卦之二十四爻皆當主體而流行化生亦止三百六十爻。正所謂三百六十日也。

羅子曰明字與易字皆用日月二字爲之明以日月相並正顯陰陽之體而易以日月相函却顯陰陽流行之用也故天以日月時時晝卦爻而人莫知聖人以卦爻時時象日月而人莫測卦爻者日月運行於天上之度數也十一月中日在地之極下處月在天之最上處冬至一復則日從地而漸上月從天而漸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五月中則陽不得一百八十爻耶其時月在地之極下處日在天之最上處夏至一姤則月從地而漸上日從天

而漸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又十一月中。則陰不得一百八十交耶。

問月是每月周天、恐與日不同、羅子曰、行雖不同、望則有定。葢夏至望在地極下處。冬至望在天極上處。如此定來。方見其與日交相上下也。

問日月卽是陰陽、陰陽卽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日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羅子曰、此只看一易字。則卽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葢易是日月相函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

尊而善於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之也。函日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陰非獨陰。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察之餘。著他一個乾字。則陽德便頃刻極其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有不統耶。著他一個坤字。則陰德便頃刻極其卑賤。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統而從。從而統。則日月雖兩體而合一體。陰陽雖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而可成。鬼神[illegible]

而可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做女兒。男在父家。便只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男既婚則當叫男作夫。但一叫夫而男即可以兼女矣。女既嫁則當叫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即可以兼男矣。聖人彌綸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豈非至神至妙之道也哉。

羅子曰。性之爲性。乃乾坤神理。無善亦無不善。無不善而亦無無善。所謂上天之載。聲臭俱泯而爲善之至焉者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

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能爲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爲天下至有爲天下至無則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卽善亦何所得而有也爲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爲卽不善亦何所不能爲也但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或變遷也聖人窮理至命故常存吾性至善之本原以御物感參錯之萬用所以立言垂訓純粹

詳。可爲至善之準則。且轉移化導。舉世甄陶而文爲不善者之再造依歸也。諸子勿謂性理神化難言。姑就此身形體觀之。夫吾之形體自有生之初內而五臟六腑。外而九竅百骸。其精華充滿而莫定其充滿之量。其血氣周旋而莫覩其周旋之跡。是卽所謂寂靜之元而不動之神也。其善於調攝而順適之。則視聽云爲。起居食息。其快活何啻百千萬樣其妙用也。其不善保護而乖違之。則口眼從而歪斜。手足或相拘攣。其症候亦何啻百千萬

樣其奇怪也。然此此等妙用。此等怪狀。則皆初生無量精華之所自完。亦皆其初生無迹血氣之所自運也。故古來名醫之製方治病。咸從無病之處治之。如痿痹在左則鍼其右。或右則又于其左而取之。如沉痼在下則開提其上。或上則又于其下而通之。是雖其爲術之精。然實先於爲見之透。蓋的知夫此身之不病者其全體而病者其一節也。此身之無病者其眞常而病者其一時也。故長善以救失。則失無乎不救。昭德以塞違。則違無乎不塞。

紾兄奪食者須教以孝弟之良。遺親棄養者必示以乳哺之愛。此固帝王匡扶世道之弘規聖賢主張世教之善則也。

羅子曰易以乾爲體乾以復爲用夫乾純粹以精而天地人之性之至善至善者也乾之善。神妙不可見。而幾見於復。大易爻凡三百八十有奇。雖兼閏以成歲。而始諸冬至之一日。冬至元陽一復。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四時行百物生。斯其稱純粹以精。爲性善。善之至也。且也我夫子五十而學易。繼

乾坤資始資生。而昌言曰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夫子以易爲學。以學爲教。易則生生。生生則日新。日新日新則學不厭。學不厭則教不倦。不厭不倦則其德曰仁。夫唯仁。斯其人曰聖乎。故夫子示天下萬世求仁之旨。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夫親親爲仁之大。其仁大則其人亦大。其學斯名大人之學也已。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老則老老而民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長則長長而民興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幼則恤孤而民不倍。此之謂仁。孫

而齊、仁於國而治、仁於天下而平、若運掌而無難者、要之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未學而嫁知養子、是人人能仁者也、人人能仁。是乾乎乾而機自不息。性乎性而生惡可已。所謂萬物皆備。我可人。人可天。不越一己而天地人物一以貫。故己能己焉。是謂中行獨復。中行獨復。惟顏氏之子庶幾。夫子所以語之曰克己復禮。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信哉復其見天地之心矣乎。蓋一陽元氣從地中復。所謂由乎己。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由是視

聽言動一之於禮由是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天下國家視諸掌則美在其中暢四肢發事業是美之至善之極顏氏之子眞聖於復復而聖者乎下是唯孟軻氏可欲之善信有諸已夫惟信而後能克未有克而不始於信者一信乎已即而美而大而聖神斯可言克之全功也已甚矣哉孟之似吾顏氏也甚矣哉軻之善學吾夫子也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禮者何也羅子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黃中通理正

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節文。而又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默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乎己也。天安得不動之而爲禮也耶。是以孔孟立教。每以仁禮並言。蓋仁以根禮。禮以顯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克之仕止久速之際。自將無可無不可而爲聖之時也已。

問復之禮也固所以爲聖之時然何以曰復陽而明

也耶羅子曰易之爲道統天徹地純乎陽也純乎陽者統天徹地神而明者也人爲天地之心故神而明之必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復見乎天地之心者也故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夫獨復自知則能以易而知矣以易而知則能知太始而作成物矣然則復也者又豈非陽而明也哉

或又問易爲聖之時也果爲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時習將此立教也羅子曰乾行之健卽時也自

不息卽習諸巳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卽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卽習諸巳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巳而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靜也。推之卽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亦卽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損益。春秋之褒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不明乎易而能通五經者。難且甚矣。

問虞庭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羅子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即如乾初說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則初說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道心則分明而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為心知覺云為夫孰非心亦孰非

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從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視聽形體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微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贊嘆其微也。曰如此分判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庭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

而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合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況所以精之者正所以一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處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問治易者多言精無神至詰以所謂精神則謂身之知覺運用是也何如羅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禮經夫子之言而一言以蔽易之道者也是故心以為之根聖以為之果而精之與神則條達[illegible]心依而敢[illegible]聖果而為全株實樹者也[illegible]此

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渾融於此身之一字而[illegible]於此身之外其精瑩靈明而映照莫掩者謂之精其妙應員通而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而身乃知覺是知覺雖精所爲而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顯神而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所出而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心旣統貫天地古今以爲心則其精其神亦統貫天地古今以爲精爲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遍而無外者自與人異

運用罔與人同而舉措之神應而無方者自與人異夫是以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燦然經綸天下之大經而齊治均平之無不備舉者端自卓立天下之大本而格致誠正之無弗純全者出之也此之謂人之善聖之至學之集大成而易道無以加焉者也

問易經於羣聖之學同歸於覺而覺有大小敬聞命矣然孟氏最尊孔子願學聖時則孔子得力易經隱然言外矣及敘統帝王之後却舍易而[illegible][illegible]也

抑更有說也羅子曰孔孟兩夫子心事只有天知至暗藏春色於言語文字不無端緒可尋却二千年來尚未見人說破芳幸遇人畧曾指點但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亦久蓄疑而未由請正今諸君與言及此又敢過自愛恥蓋孔子一生話頭獨重兩個字面一個是仁字一個是禮字兩個字常相為一套却乃各有重處仁是歸重在易禮則歸重在春秋孔子得手又俱在晚年觀其自敘五十以學易可無大過夫天下之事有大於治國安民者乎

若用得大而又可無過。非知天命以後不敢許也。至於感奮以答子路。却曰如有用我吾其爲東周。又嘆已夢久不及於周公。是則破口說周禮果能盡善。而斷然非巳所爲。乃卽魯史春秋來作個禮樂。征伐出自天子的影圖天下國家社稷臣民盡歸。一大統的氣象其實表出乾德之剛健中正。飛龍卓冠。六虛周遊。而統極御天。流形品物。而元和生化之手段。非徒言之。而日可見諸行事也。當時止是顏子一人。中行獨復。意味大約相近。故終日

與言無所不悅。及問仁而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全部交付大易。及問爲邦而舜韶禹正去淫絕殆。又全部交付春秋。其人可與孟子作對。而擔當大成一大家儒也。惜乎三老去後。春秋戰國漢武秦皇把人民視爲草芥。淵澤變成枯槁。而乾坤生生之造化孩提戀戀之知能已是星日久晦。至乎六朝五代之紛爭。遼金大元之混僭。冠履安受其倒置。虎狼貼服其相羣。則又長夜幾難及旦。乃幸天篤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應期、仁明洛日、濁惡與化俱徂、徤順協時通泰、孔孟渴想乎千百餘年、而大易春秋竟成故紙、

大明轉移於俄頃呼吸、而大統眞脉皎日當天、況玆聖子神孫、方爾振振繩繩、則我臣庶黎元、亦可皡皡熙熙、芳自弱冠登第、以逮强仕、觀京師近省、其道德之一、風俗之同、不須更論、及部差審錄、而宣大山陜、取道經由、至藩臬屯田、而雲貴川廣、躬親廵歷、不惟東南極至海涯、且西北直臨塞外、每嘆自

有天地以來、惟是我　明疆土宏廓、至尊君親上、孝友從兄、道德雖萬里而無處不一、衣冠文物、廉恥內外、風俗雖頃刻而無時不同、故前謂皇極之世、自堯舜三王以來、惟我　明足稱獨盛、乃今証以孔孟之大易春秋、符之以生平快覩、則直信言有大而非誇、會雖奇而實倖、即今齒已衰殘、思之猶深踴躍、況諸君時當壯銳、其欣喜又復當何如耶、

問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與今人之逐慮爲知

執學爲能者其大小久暫固彰彰較著矣但乾坤之易而知也雖亦似乎不慮簡而能也雖亦似乎不學及細觀世上孩提各各有身各各有心其身心各殊中間知能已自不可比而同矣况造化知能尤去人遠甚如何却云共成一個而無分兩般也羅子默然徐復嘆曰此段話頭非某敢作聰明妄生杜撰緣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分明謂天之心性即吾之心性也孔子易知有親而爲賢人可久之德易能有功而爲賢人可

大之業分明謂吾之知能即天之知能也大衆愕然曰聖賢經書果然說得呀曉吾儕可無惑矣羅子復曰爾輩據此幾句言說便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粗至粗以拙粗之功當精妙之理所謂操索綫以透針關也左亦甚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被集說等書妄肆探究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心

則指陳有若個景光且無禁心性原屬化機變見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紅赤綠映物以成昧者指爲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謂爲彷方不知此樣工夫只着在一已見上此等理彷亦只自已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聖學可恨可憂根芽全在乎此有志豪傑須早覓明眼真師下翻辛苦氣力凡從前見解徒能盡數逈身剝落到不贍再開不得處脚步再進

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圖些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驀卒轉頭時候方信孩提之知能與造化之知能欲擬一個也非一個欲擬兩樣也非兩樣統天統地而爲心盡人盡物以成性大似混沌而却實伶俐大似細碎而却實渾全從此徑途以躋聖域則不徒孔孟經書建設森功且於羲軒闢與共享逸豫非斯世斯文一大快也哉

問先生於天人之際每敷陳心性纏纏不已吾儕願學未能敢求指示羅子曰孔門宗旨止要求仁究

其所自原得之易。又只統之以生生一言。夫不止日生而必曰生生。生生云者。生則惡可已也。生惡可已。則易不徒乾乾而兼之以坤坤。坤不徒坤坤而統之以乾。乾蟠天薄地而雷動滿盈。形森色蓋而霞蒸赫絢。横亘直達。遂入旁周。固皆一氣之運化而充塞乎兩間。然細觀此氣之流行。順布節序無不停妙。絪緼構結。條理無不分明。則氣也而實莫非精之所凝矣。精固妙凝一氣而貫徹羣靈。然深究精氣之浩渺而無涯。妙應而無迹。莫之爲而爲焉。

莫之致而至焉。則氣也精也而又莫非神之所
矣。與言至此。則下至九泉。上至九天。中及萬民處
及萬物。渾是一個生惡可已。渾是一個生惡可已
則渾是一個神不可窮。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解之者曰聖也者通明者也。又曰聖也者神明而
不測者也。天。下。古。今。豈有神。而。不。明。者。哉。抑。豈有。
神。而。不。通。者。哉。明則無不知矣。通則無不能矣。明
通皆自神出。則空洞絶無畔岸。微妙泂徹纖毫。藏
用於溥博淵泉。而實顯然聖體。天也而未嘗以人

異也。顯仁於語默云爲。而實總是天機。人也而未嘗與天殊也。曰、此等去處、恐是大聖賢乃足承當、難以遽望初學。曰、古人論學、的有次第、所以本末始終、知所先後、乃可進道、故脩齊治平必先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今不先求知得明白。乃卽胡亂便下手去做、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一二個思爲聖賢。乃講求作聖之方。輒復草草。如考論幾場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要。如執持一點念頭、滯着方寸胷襟。便云是存心體。至

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動履靜坐端凝以希圖聖神境界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爲絶學却不思起初種子一差末後何有果結今當詳細爲子言之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是神不可測而其始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人也其終是化不可爲而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難說吾今此身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說吾身知能便非不慮不學但一縱觀天機滿目如此而視聽言動如此而食息起居人人俱有個個現成孟子謂道在邇而求

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謂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是以終身由道而不知爲道。聖賢極口。傷嘆。我。亦。頻。年。呼。喚。不想吾子今日。猶說此個知能非初學可望。豈果先入之言。習熟成性。而終迷不復也耶。

問程子云孔子 道大難求。學者須學顏子、蓋顏子有個學眼、觀復卦聖人親許顏氏之子庶幾、却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學須以知爲主、而知又要精明有力、足以出頭、則察惡既精

去惡又嚴便明足以察幾微足以致决久之純熟
則天理全而聖可學矣羅子曰此是諸儒爲學的
宗旨而近時名公從而主張發揚云爲深造自得
之要予早年未遇眞師亦儘是把這工夫去做亦
喜其說爲得易經之蘊後弱冠遇人教以講易須
先乾坤乾坤須先復乾坤二卦雖不相離而不可
相並六十四卦皆是此意故今說復也要乾來應
照蓋復之爲候是一年至日於四時則其時爲春
首於六氣則其氣爲煴煖乾曰元亨利貞則是元

之初初起頭處融和溫煦天下萬事萬物最可喜可愛而爲卦之善者也然孟子形容這個善却云可欲之謂善而孔子指點這個乾元則又云元者善之長是復在六十四卦豈不是第一最善者哉今要解得復卦的確須說復是復個善也其復善又是復善之最長而非可以他卦倒言也或曰吾人之性本然皆善復則如興復恢復所謂復吾舊物也曰此與興復恢復却又不同蓋彼是失而後復若吾性之善則本然具足原非可以得失言者

也。曰、原無得失、如何又說來復、曰、此。復。字。從。知。處。說起。所。以。云。復。以。自。知。也。曰、如此、則與日至陽回之復、却又似有兩樣矣、曰、復是一個而可兩分。雖可兩分。而實則總是一個善也。但性善則原屬之天。而順以出之。知善則原屬之人。而逆以反之。故孩提初生。其禀受天地太和。真機發越。固隨感皆便歡笑。若人心神。開發於本性之良。徹底悟透。則天地太和。亦即時充滿。而真機踴躍。視諸孩提又萬萬也。或又曰、如此則孔子稱顏氏。何獨只把知

不善說起曰大學言恕是說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及後只說所惡上下左右勿以施焉然所以好的意義自在其中則此言知不善而知善的意義豈又不在其中也耶況所云善豈是徒善而已哉蓋善能知得不善而使之不復行正表其精明靈妙去處非形容顏氏之善復何如哉吾人看書切須把前後首尾通貫成文則其旨乃明如乾曰乾知太始始即元也元則的確是善矣復曰復以自知自即己之性也己性又不的確亦是善也哉顏子

心不違仁。則渾然已是復了。復則昭然已自知了。心上更不能以不善昧之。而且頃刻不能容之也。曰他的爻詞、却說不遠復、分明是失之不遠而尋即改之也、羅子曰、舊時註疏果是如此作解、殊不知此解。不特學術混淆。而且天機蒙昧。蓋乾陽至健。更無止息。剝之上爻曰碩果不食。茲復之初爻。即剝終過來者。故曰不遠復也。曰既不遠只是復之卦體、又何以却說以脩身乎、曰、身即自也。即所謂道不遠人。近取諸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

然則復之不遠。非脩身如何。曰復則均是個善矣。何以又曰頻復厲。又曰迷復凶也。曰乾不云乎。君子終日乾乾。卽頻復。皆用力吃緊之象。皆憂勤惕厲之意。雖與在田休復者不同。而實均無咎也。至上爻決無不復之理。其云迷復。正對知復而言。所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爲道也。要之復之爲卦。學者只一悟透。則此身自內及外。渾是一段聖體。卽天地冬至陽回。頑石枯枝。更無一物不是春了。樂正子只緣未過這關。所以美大聖神。竟無他分。

願大衆共勉之。

問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問、却云今時爲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似切實而非切實、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異眞知也、一友辨云、意念存想、果然未徹本心、然含覺照、則吾人工夫、無可致力處、羅子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眞、而能得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却好趣着大衆佳會、放懷共將知體磨礱一番、到得知眞時、則其心方眞、心知渾融、而大人能事、

乃可畢也。或曰此心知體、只是靈明、豈更有別物、
羅子曰、虛靈固無別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
而觀。則具衆理而應萬事。卽童蒙誦習已於此心
虛靈。似無不解。却。原來。只是影響之。見去眞知之
體。何啻天淵。蓋吾人爲學、云是學聖、聖者通明者
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
不神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物原是一。個卽如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知字。今問
諸子。乾之與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卽主也、易

之卦爻俱是以乾作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羅子曰人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來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大精神今學者纔畧理會不通便容易把個字眼來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心須先見易欲求見易先在遇人某至冥頑於世情一無所了

但心性話頭。却是四五十分毫不改。蓋。緣。起。初。參。得。人。眞。遇。得。又。早。故於天地人物。其神理根源。直截不留疑惑。所以擡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啓口容聲。纖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帮湊。更無假借。雖聽者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

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爲累、所以難於爲學、羅子曰、此言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爲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即如座間纔歌邵子詩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日

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爲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爲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爲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人情。有所勉强於其間也。葢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學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已。是曰生生。生生則變化不測。卽陰而陽固未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遺。卽逆而順亦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是與生爲徒。與生爲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拔。物累自然

輕。淡。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毁譽枯榮。即生。死。臨。前。而且結纓。易簀。曳杖。逍遥。孔曾師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要之仁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眞是時時。赤子。而步步。天堂也。雖千年萬載何異瞬息間哉。

問邵子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其意何如。羅子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經。而其學問根源。得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者。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

得者而方便設詞與人作個話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靜便看做姤把動靜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有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思乾遇巽時地逢雷處乾爲巽所自出坤爲震所由生所謂陰陽互爲其根而兩不相離者也大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畫蓋乾以始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堯夫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析故爲此詩打合吟咏欲令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旨也或

曰詩意固然。及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溫。卽復也。吸則冷。卽姤也。其實呼卽吸。以爲呼。吸卽呼。以爲吸。原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有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精妙。故動靜之間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幾。又曰幾者動之微。知幾其神乎。未有不知其微妙之幾。而能得乎姤復互根之體。亦未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

不測之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由昏達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烱烱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探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閑往閑來也耶曰正是正是葢往來不閑則有滯礙一有滯礙則成陰濁又安能周三十六宮都是春統六十四卦而爲陽也哉

易經一貫編尾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門人熊　儐𥡴夫編次
後學錢啓忠沃心重訂

書詩禮春秋附

羅子曰、先儒謂易爲五經祖、則書之政事、詩之性情、禮之大本、春秋之大義、言言皆自伏羲畫中衍出、非易自爲易、各經自爲各經、總之皆自身心意知通之天下國家、目前現在、直之上下古今、人須會得聖賢此旨、不把作一舉業套子、便不罔了聖賢

千辛萬苦遺下這個救性命的本原儒先有謂六經聖人之註脚是爲逐心詞章者激而言之也某嘗依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學禮玩春秋尚論古人於從姑山房覺來一字一金言言皆救性命之良方非紙上之閑言也竊敢謂詩書禮記春秋皆聖賢之精蘊悟者得之

問堯舜二典乃古今文字之祖其要何如羅子曰欲知二典之要須從孔孟二人討探仲尼祖述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惟孝弟乃人心和平之德

亦和平天下萬世之德也。所以堯只允執其中、舜精一允執其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故堯舜欽明、欽明此本、濬哲、濬哲此本此本一得、所執皆中、中刑無不平矣、所以以親九族、萬邦之和、和於孝弟、克諧二親、四方之動、動於孝弟、不然、雖堯舜在上、臯契在下、難致蕩蕩巍巍之化矣、

問世之談玄者皆非之、書稱舜玄德、不幾於玄乎、羅子曰、舜之玄以有好生之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

舜日夕以生生之心。生乎其親。以生生之心。生乎其弟。又以生親之心。生天下人之親。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以生弟之心。生天下人之弟。而使天下之爲兄弟者化。定而且化。即天之維玄維默。生生不已。其好生之心。玄之又玄也。愚亦爲之說曰。玄莫玄於克諧以孝。

羅子曰、大禹安汝止、止者、即至善之謂也、文王於君臣父子國人之止、穆穆緝熙而敬之、方是安汝止、此禹幾康之心。萬世平治之本。明明德之方。

有友問鳳凰來儀恐非實事羅子曰子未讀易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之理也葢天地民物本是一乾變化特性命各正耳如手之捫足足之隨手此動彼隨也心和天地之和應之心順夷夏之順歸之況鳳凰乎此孔子嘆鳳凰之不至亦有感鳳兮德衰之歌豈可以來儀非實也諸友惟當益振雝雝喈喈之響以來儀於

聖庭是願衆皆欣然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學問變化禽獸舞大家當自猛也

會中問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豈有一命令以寵降之哉羅子曰堯舜止言心而性則自湯言也明於性之一字則降之義自明矣蓋性從心生是上帝生生之德也上帝以此而生生即以此而生天下萬世之民天下萬世之民皆其生生之德所生也因其生之爲性即帝之性只此一降字湯乃爲下民警之其實下民即上帝如子之於父精神血脉皆父所受也大衆惻然

羅子曰伊尹曰習與性成然則習之所係大矣哉易

曰不習無不利。孟曰習矣不察。可見不習之利。不察之習。出之於天也。孔子習相遠。與此習字。不可不愼之於人矣。

問高宗恭默思道、何以卽夢帝賚良弼、羅子曰、語云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則誠之極也。况其所思者道乎。思道又恭而默乎。蓋道本相通。貫鬼神而俟後聖者也。一能思之、思則得之、所以高宗之所思者道。故上帝賚以學道之人。敎以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敎以惟敎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則向

之思不能學者今將斂學而成其思矣卒之恢復舊物以承湯之緒皆此思道一念始之也思之上通帝天下光海宇如此哉且不惟有補於高宗學之一字言自傳說萬世而下人人知學皆其功也亦神矣哉

羅子曰書云不虞天性夫曰恒性矣復曰天性見性而非天則有不恒試觀父子之間其當孩提之時父之抱子子之戀父其一段欣欣更有何物名狀所以孟子曰形色天性只見人於形色莫知莫覺

自會保愛。則天性又可不虞乎。

或問惟天陰騭下民其旨何如、羅子曰、子謂陰字之義乃天之默默然也、曰然、曰然則帝之震、風之烈、鳥獸之喧吼昆蟲之喞喁、何爲不體天之化也、蓋天以一神。神則妙萬物。既妙萬物。雖有聲而無聲也。推之乾不言。天何言。默而識。皆是此意。

或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弟子未嘗不思、何以不長進也、羅子曰、子所謂思。乃用心之思。非心田之思也。夫心之官則思。君子九思。乃出於何思之眞體

也以真體而思則便是聖人不思而得矣子其憧

憧往來何以通微而入聖哉所以箕子述禹範曰

貌言視聽思孔子教顏復視聽言動禮皆是一意

皆是先立乎其大此乃萬古入聖要訣其實只在

勿忘勿助之間百姓日用不知耳曰弟子亦知思

非禮勿視曰孔子見南子亦以南子爲聖耶如以

南子爲聖則孔子忘之矣如以南子爲非勉强禁

之則助之矣子若不小心翼翼求避至人則箕之

膚顏之復只成一個空談耳何益於聖哉所以今

時學者問以力學何先皆曰思曰慮慮作聖又曰只在克已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及見人有一毫拂逆於我即遷於怒矣復體已剥矣慮幾已窒矣予嘗向人提醒彼皆漫然予有作聖之志須於歲月凝神自有啓其衷者在也勉之勉之

羅子曰克念狂作聖罔念聖作狂可見念之動處乃心之精神能動精神謂聖不能動精神即狂聖可以不作精神可以不動乎孔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哀哉

羅子曰先儒云欲覩王者皡皡氣象須讀耒耜四五過則可知皡皡矣夫皡皡則室家和平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大家保合太和太和則無不平無不平則無事無事須一草一木皆是欣欣向榮易謂天地化草木蕃況於人乎此皆由於親親敬長始所以孟子稱皡皡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善乃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此耒耜之所以皡皡也

或問聖人順事無情胡爲黍離之悲羅子曰此正順

事無情也夫人情貴於相安不安不可以爲情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宗室盡爲黍離如此而不動心豈人情乎此春秋繼黍離而作也

或問周公赤舃几几何如羅子曰聖人處事只是一個無私無私則心廣心廣則體胖雖動容周旋無不安舒所以服履之間亦自如也曰此處周公亦自知否曰周公惟知予音嘵嘵而已何有於几几

有歌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羅子曰某玩此詩神聽之聽與他聽不類曰何以不類曰詩之興義原

取諸友聲聲即言也言之爲德以和平爲貴如曰友聲和平則神乃聽之神既聽之即可以終和平也猶說聽字當與聽受相類而與神其吐之之意相反也衆咸曰然

或問天保願君福只在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何也羅子曰此正太平之全福也蓋人生天地只患不能安帝衆黎庶孝其良能偏爲帝德之能率其良知徧爲帝德之知人人親親長長任性質之自然各安其分只曉耕而食鑿而飲出而作入而息日用飲

食而已。更有何事。此孔子惓惓爲政以德。只是志大道之公也。試觀我

高皇六諭。普天率地。莫不知日用平常。仰事俯育。此正王道平平。王道蕩蕩也。寧非徧爲爾德哉。

或問文王在帝左右。果是實事否。羅子曰。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豈以周公之聖。把父作一恍惚形模。以疑天下萬世也。葢人之生死乃一團神理。出於帝天。所以易謂帝出乎震。又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旣曰帝之出。神之妙。

則文之在帝左右也明矣但此有個大頭腦周公後咏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我之則即帝之則帝之則即我之帝非有二也文王一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保合此帝所以生則入聖死則還虛新天之命作人之心其神與帝一也子思不能師文王耳不必以在帝左右爲疑也或曰孔子教顏子之復其亦此意否曰天下本無二道亦無二學易曰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是教顏子師文之一穆穆云能如文之穆穆純亦不已矣豈但在帝左

有哉其友大悟

或問詩頌思無邪何也羅子曰予必明於思之義方知思之無邪也知思之無邪方知此言之蔽三百篇也夫人之思出於心田乃何思何慮之眞體所發若少有涉於思索便非思矣安得無邪

有友問詩頌濬哲維商復以聖敬日躋言之何如羅子曰敬者聖學傳心之要而況契乃商之始祖也其家學乃是敬敷五教在寬也旣以敬而敷教又以寬而俾人人得入其敎當時父子皆有親君臣

皆有義。夫婦長幼朋友皆有別有序有信。倘非心之濬以通微。哲以析理。安能如此哉。此湯之所以世守其敬。以至賢聖之君六七作。及後高宗中興。恭默思道。雖至式微。尚有微子箕子比干三仁。皆其敬敷五教在寬之留也。信乎濬哲維商也。

羅子曰、高宗下民有嚴。乃若始終典於學、學方知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此所以賞不僭刑不濫、見民即天也。非學務時敏者、孰能至此、

問先生治平天下、其禮樂法制多端、今何只以孝弟

慈爲言、羅子曰、王者經綸。原只用一個禮。作樂則調達此禮。法制則鋪張此禮。俱難與禮並言。但禮之爲禮。有經有曲。經綸天下。在先定其經。而曲則難以備舉。故大學舊是禮記一篇。正禮之大經。然筆自聖心。雖止言大經。而其中精妙圓通。曲亦未嘗不具備也。況曲禮必聖賢方能周旋而中。經禮則凡庸亦可率循而行。故曲禮必待學造。而經禮則可教立。如方圓之規矩。拙工亦可傳之。而巧非心解莫能。我嘗看世間兇暴之夫。亦不爲少。然卒

之不敢妄動者只因父母妻子根蒂相維係焉耳論語其爲人也孝弟一章眞就是禮記中大學治平骨子而與堯舜典謨所載之道孝弟而已矣貫通不殊

羅子曰禮首云毋不敬儼若思是其所思者豈徒一己已哉必曰安民安天下國家之民方是文王緝熙之敬所以曰毋不敬觀毋不二字則民即該之矣孔子學教不倦眞是復禮以一部禮記付之顏子

羅子曰敎善行而不息謂之君子夫行而日善乃天行矣天行自健善行自美故君子不息不息須於可欲之善以求繼善之性則全交而通天下國家矣

或問大道之行孔子何以惓惓於大同也羅子曰大同之世人忘其私天下爲公也外戶不閉相游於天孔子所以東奔西走只爲這場所以忘食忘憂只爲這件倘大道不行孔子之憂斷然不已吾輩須力學以求釋孔子之憂

問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何其耐煩如是也、羅子曰、聖人不是自欺的人。只見得人者天地之德。又見人者天地之心。我既德天地之德。人亦德天地之德。我既心天地之心。人亦心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德爲德。卽欲人同天地之德。以天地之心爲心。卽欲人同天地之心。譬之人家兄弟四五人。皆出一父。其中有一賢子。必曰我四五人。我父俱是愛。如何今我明彼昏。我富彼貧。所以日夜皇皇。以求安父之心。成父之德也。故曰中心安仁天

下是一個人。又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不得不耐也。亦不忍不耐也。噫仁以人之。楊子亦言之。不人則不仁。不仁則不人。未有人而不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也。故曰非意之也。知人情也。

羅子曰予嘗讀禮天下之肥。不覺淚下。何也。肥瘠相並。不肥則瘠。予瘠則親心戚。天下瘠則聖心憂。

或曰春秋褒貶之書否、羅子曰、儒先嘗有此說以某細細考究。乃是存幾希之性之書也。所以孟子歷敘幾希。舜曰由仁義行。見得仁義萬世不易之常

道。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外此二端。別無法制。所以詩亡。則孝子之歌。忠臣之咏。不復聽覩矣。而好辨章。言稱說亂賊之慘。者由於仁義之不明。幾希之昧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觀此竊取二字。正是孔子存幾希之性而由仁義也。後世輒以孔子筆則筆削則削為孔氏之刑書。悞矣。

問天王正月何義也。羅子曰。孔子一生上律天時者也。故其立言著書。毫不違天。及顏淵問為邦即曰

行夏之時。蓋天有歲首。人有元首。天王之繫。示有統也。皆所以悚動人之良知。本體使人覩制作。而知自悟也。此孔子知我罪我之意。即此元年春王正月數字可見矣。

羅子曰。一部春秋。乃孔子負罪而作。把來比擬以牵合詞章。則其義如何得明。孔子之心。如何得知。

一貫書詩禮春秋尾